熊光楷 万事风雨散，书中岁月长

明人袁宏道说：“余观世上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之人，皆无癖之人耳”，而张岱则说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”。虽有古训，人不可轻易论断人，但若单纯以“癖”之有无与深浅为尺度，来判断熊光楷，那么，他可算作是有深情故可交之人。

熊光楷曾位居军政要职，拥有上将军衔，善职高层谋略家。退出现役，略远庙堂之后，他习武学文，以徜徉书海为乐，家中藏书过万，尤以三千余册的签名书为傲。古人云，盛世藏宝，乱世藏金，熊光楷则以签名书为金宝，以书鉴人，以书会友，修身养性，他说“读书之后再藏书，用书筑起黄金屋，胸中就有百万兵”。

1994年，熊光楷幸得《邓小平文选》的亲笔签名书，那一年，正值邓小平九十寿辰，看到邓小平“劲峭有力、秀拔刚硬”的笔迹，熊光楷觉得意义非凡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系统收藏各类签名书、盖章书。中外政要名流的书籍，只要入得熊光楷之法眼，他便会想方设法，得到他们的签名书，然后藏之书房，乐在其中。

与熊光楷谈书事与人事，只见他兴意盎然，滔滔不绝，眉眼间充满笑意，忽而沉思，弯眉趋直，才略显“不怒自威”的将气。不得不说，谈书时的熊光楷，似乎纷繁世事，不涉其心，人生天地间，唯有书香可爱。

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对同一事物的理解，是不同的。已有的经历、见识、心境，与未知之事、未验之境，所有这些的排列组合方式，决定了一个人看取事物的立场与方式。随年龄增长，人总有机会去不断完善自己，追求更好的自己、更好的生活方式，无关于功名利禄。亘古万年，人同此心，世同此理。熊光楷对此，体会颇深。

看到周有光的百岁口述书籍后，熊光楷感动于周老动荡却豁达的一生，慕名前去拜访，一见如故，并得到周老的签名书。同时，他请周老在赠书扉页上写下“人生就是一朵浪花”。让百岁老人，摇曳笔端，写下这样的哲语，以此自鉴，这是熊光楷在藏书过程中尤为珍爱的故事。

纵化大浪中，很难做到不喜亦不惧，“人生看得几清明”，此问往往可以纠缠人的一生。现在的熊光楷，很喜欢探究宇宙之理与人生之道。他年轻时，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吸引，忠实遵循实践，到了晚年，老庄哲学，霍金的宇宙之论均有涉猎，恨不能穷尽世间的道与理，故而手不释卷，遇到同道中人，更以切磋为乐。

相比较于世间其他事情，熊光楷认为，书与人的相遇，人与人的相知，有着纯粹美好的东西，真正的快乐，总是从纯粹中来。想到独乐乐，不如众乐乐，他写“藏书·记事·忆人”系列书籍，用白纸黑字，把人书相遇过程中的故事凝定下来，当做是对社会的一种善意的回馈。

喜谈书与人的熊光楷。 新京报记者 孙纯霞 摄

记录作者收藏故事的“藏书·记事·忆人”系列丛书：《印章专辑》《书画专辑》《签名封专辑》已陆续出版。

▲熊光楷

上将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。他是收藏签名盖章书的著名收藏家，收有邓小平等政要人物，鲁迅、老舍等文化名人的签名盖章书。外国的则收有英国的撒切尔、布莱尔等，俄罗斯的叶利钦、普京、梅德韦杰夫等的签名书。

【对话】

收藏与分享，异趣同归

新京报：收藏签名书，你看重的，是书，还是签名之人？

熊光楷：从书籍出发，最后还是会回到人。毕竟书是人的精神产物，看书犹如神交，而与写书之人交往，则更有意思。所以，回答你这个问题，我还觉得，答案是后者，人。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，总会丰富自己的世界，并有所体悟。

新京报：对喜欢的书，最大的敬意，就是谨细阅读，为何要签名呢？

熊光楷：签名才有质感啊，一个人的签名，往往透露着他的很多信息，比如性格气度。而那些对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，留下来的笔迹，就是历史的一种见证。

藏书出于个人爱好

新京报：你会担心别人说你是附庸风雅吗？

熊光楷：哈哈，不会啊，爱好都是个人的事情，最多牵涉到自己身边的人，比如妻子、孩子、友人，我藏书过程中，他们也帮了我很多。现在做收藏的人，往往看重经济利益，我认为应该看重文化意义，我希望有更多的人，以收藏书为乐，对当下的文化建设，也不无益处。

新京报：有人说，你有那么多人的签名书，和你的身份有关。

熊光楷：我从来没有以上将的身份要求人家签名啊，呵呵，也许是因为我交往的，大多是军政界人物，所以在这个领域内，得到签名书有所便利。但话说回来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交往的圈子，书和人都是不用分高低贵贱的，重要的是你自己认可他们的价值。

爱书敬人，自有雅趣

新京报：有没有遇到不愿意给你签名书的人？

熊光楷：暂时还没有。我想，我应该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因为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，以一种尊重的态度，去请作者为我签名，很少会有作者拒绝一位真诚的读者吧。请人家签名的时候，我也是会考虑到时机，不强求，随缘适时，用上海话说，我是很“识相”的。

新京报：签名书，赠与受赠人的姓名在上面，一旦保存不妥，流落书肆，岂不尴尬？

熊光楷：哈哈，说起这个，倒有一件有趣的事情。我曾经签名赠书给我的一位老部下，他不知道怎么地，丢了这本书。后来我看到孔夫子网上有人就在炒作这本有我签名的书，书价卖到150元，我就索性把它买下来，然后再送给那位老部下，我想，这回他应该不会弄丢了吧。其实我不在乎这些，让更多人看到签名书，也是有意义的事。

书之爱，宜乎众矣

新京报：爱书之人，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：第一，怕书多得看不完，第二，不知道将来如何安置心爱之书，你的解决之道是？

熊光楷：书多了，确实看不完，这个，对所有藏书人而言，都是难解之困啊。我也这样，所以我看书，很多是快速浏览。关于如何安置，我已经有所计划。现在确定的是，会将一部分捐给我和妻子中学时的母校，希望我们的书，对国家栋梁之才的成长，有所帮助。

新京报：你写“藏书·记事·忆人”系列的书籍，很有为他人之书做广告的嫌疑啊？有没有人求你把自己的书写进你的书里去？

熊光楷：是啊，我一写，相当于是做了一次推荐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是不会随便写的，我是怀着创造社会价值的意愿写书的，只要是我写的，当然都是好书，好书本就应该让更多的人分享；我写的人与事，也都是含有人生哲理的，真理也应该让更多人分享。

采写/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

责编 于丽丽 图编 谢家燕 美编 倪萍 责校 张彦君